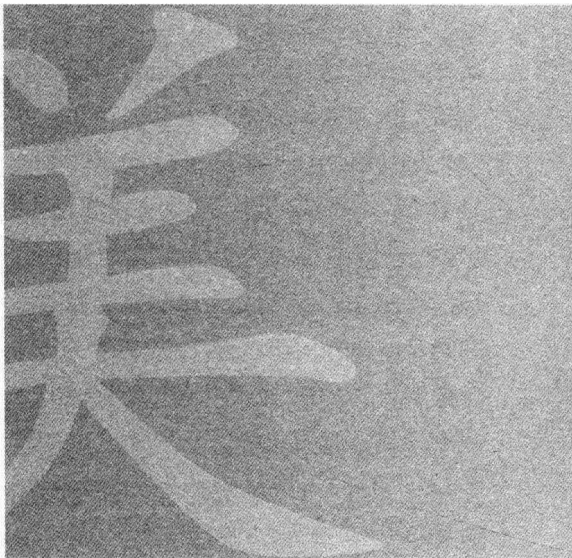


SHEHMEI YU YISHIXINGTAI DE BIANZOU

#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

谭善明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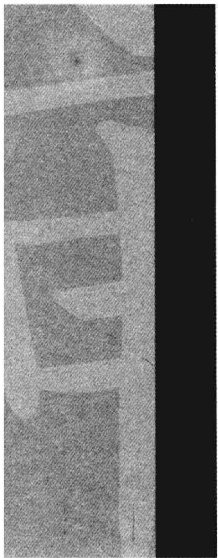


SHENMEI YU YISHIXINGTAI DE BIANZOU

#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

——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

谭善明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 / 谭善明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61 - 2280 - 8

I. ①审… II. ①谭… III. ①修辞学 - 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49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建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84 千字  
定价 4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08CZW004)

# 序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的文艺、审美以及文艺美学的理论研究也在追新趋时中不断变换着风尚、观念和旗帜，有时变换得太过迅速，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文艺界遂有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之感叹，理论研究界的情形也差不太多。变，带来了新鲜和刺激，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期待，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不好的风气和倾向。窥之于现实即不难发现，当追新求变成为一种流行的时髦，一种社会评价的标准的时候，也就滋生了一些人的浮躁之气，助长了一种华而不实以致投机取巧的作风和做派，从而对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很大的侵扰和伤害，这是学术界不能无视的一种真实现象。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学界并不都是跟风派，浮躁之气尚未将学界的风气全然败坏，许多年来，还是有一些人能够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淡定和“蚂蚁啃骨头”的毅力潜心于重要和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默默地却也是有力地推进着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思想观念的进步。这其中，有学养高深的老一辈学者，也有英气勃发的中青年后进，聊城大学的谭善明即为后者中的一员。

一般来说，文学艺术创作是需要天赋的，学术理论研究也需要天赋。天才人物可以做通才，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各个领域释放自己的创造能量，而一般人能在一个领域或是一个问题上有所成就、有一定的发言权就很不错了，即便如此，还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就像一个农人只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地耕耘才能有所收获一样。所以，学贵专一，贵有恒。谭善明 2003 年以《从话语修辞到认知修辞》的毕业论文在福建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6 年以《论转义——话语修辞的一种审美研究》的毕业论文于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到聊城大学任教后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 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近几

年在山东大学做博士后，又以这项课题为基础完成了出站报告。十几年来，他始终如一地进行修辞美学问题的研究，不可谓不专一，不可谓无恒心，这种专一和恒心体现了对修辞研究的痴迷、对学术真理的执著，与同辈人比起来，不能说他多么另类，却委实有点儿与众不同，让人不能不有所看重。他不跟风不玩花样儿，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做着“术业有专攻”的人生努力，可以说是走在正确的学术道路之上。

修辞与人类的话语行为和生存实践密不可分。因此之故，修辞研究在西方和东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分科化不够，修辞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在古代只留下一些片段的相关言论，缺乏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和表述。而在西方，虽然修辞研究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不乏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和表述，却又由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强大影响，长期以来多是从技巧和手段这样一个很狭隘的角度理解和分析修辞与语言的关系，而未能从人类的话语建构和生存实践层面对修辞的人类学本体属性进行思考，以至于在有的时期还以理性主义的名义贬低和排斥修辞行为。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修辞研究开始越出语言层面而进入社会实践层面以至哲学层面，从而使修辞研究提升到人类学本体论的高度。受西方学者的启发和影响，中国新时期以来也一改过去只有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修辞问题的传统学术格局，许多文艺美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修辞问题，同时理论研究的指向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手法，开始有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和多层面的思考。比如有的中国学者就在总结 20 世纪文艺美学研究的发展趋向时，在“语言论转向”和“文化学转向”之后又提出所谓“修辞论转向”的看法。应该说，现代以来的这种变化的确使修辞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由于这种变化也使修辞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中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研究现代学术的学者，对此不可不察。仅仅就此而言，谭善明对修辞问题的研究便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选择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和领域，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还只是找对了方向，并不意味着自然就会取得成果获得成功，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独特发现和深思的问题及切入路径，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你根本就看不见路、找不到路，通达罗马云云只能成为想象和空话。许多志大才疏者面对学术课题窥其门而不得入，原因概在如此。可喜的是，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谭善明是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切入路径的。在本书

中，谭善明确指出，修辞是以形象的语言来进行说服或实现特定的目的，所以修辞性的语言不同于普通表达的语言，它们虽然同样服务于人类实践，但修辞因其审美特性而增强了表达的效果。特别是当修辞转入书面语以后，它所特有的“美的表达”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语词技巧上的修饰只是修辞活动很小的一部分，修辞的活力表现在它对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活力正是修辞学从它的古希腊罗马传统一直继承下来，并在今天西方得以发扬光大的东西。事实上，这种修辞的活力正是修辞的审美特性的体现。不过，由于修辞本身所无法割舍的目的性，致使修辞的审美研究难以独立，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与政治学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当代修辞理论更多从语言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哲学层面三个层面展开，审美研究往往穿插其中但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层面。这就是他所发现的问题所在。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谭善明没有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落在讨论修辞研究在 20 世纪的发展状况，而是聚焦到自尼采以来的现代性修辞观念如何影响了当代思想形态上来。他认为这种现代性修辞观念超越了“修辞手段”、“修辞技巧”的层面，而从认知的层面强调修辞在建构语言、知识、思维以及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而将其定位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它的核心集中于话语修辞活动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张力、话语形式变革与认知内容颠覆的合谋。修辞的审美过程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意识形态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思想观念取代“旧的”思想观念。审美过程与意识形态过程既不完全对立，也不完全重合，两者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和斗争，并且不断地从一极走向另一极。20 世纪西方文论发扬了尼采的修辞学传统，特别强调修辞本身强大的形式冲动，关注修辞的审美过程在颠覆传统观念过程中的作用，从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到耶鲁学派，一脉相承、层层递进地勾画出一个“转义”修辞的文化景观。可以说，该著彰显审美特性在现代修辞观念中的人类学蕴涵，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中梳理 20 世纪西方修辞研究的学术流变和思想冲撞，不仅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也使读者对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内在思想肌理和文化冲突有了一个更为深刻、明晰的观察、透视和理解。

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指出，在所有的人类文化活动中都可以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我们可以说它是稳定化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它是坚持固定不变的生活形式的倾向和打破这种僵化格

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张力。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总体而言，谭善明也是从这种二元性或两极性看待修辞活动中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他将审美界定为人类感性层面上的一种情感活动，审美在修辞中主要表现为在话语中进行的形式创造，审美冲动使得话语始终保持新鲜活力，并不断推陈出新，保障了话语的生成。他对意识形态的使用则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指那种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社会意识，更主要的是指某种固化的虚假观念。不过，他没有简单地从完全对立的角度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认为审美与意识形态在修辞活动中辩证地相互依存、相互生成，有交叉又有斗争，有交叠重合又有相向转化。在审美过程中修辞满怀信心地编织语言的花环，为某种意见进行充满形象的、饱含激情的“强论证”，而当这一论证得以完成，意见也被人们广为认同之后，修辞就从审美滑向了意识形态。不过，修辞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帮凶，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破坏者，从审美走向意识形态只是修辞活动的一半，从意识形态重返审美也是任何话语不可逃避的命运。因为话语在以审美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强论证”的时候，必然要化解已有的意识形态（已完成的“强论证”），而当这一任务完成之时，话语并不会停止生成的脚步，又要进行下一次的“强论证”。这样一来，修辞就是既作为一种解构性同时又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整合于自身之中的。修辞带来全新的审美幻象，人们在虚构中体验到审美的快乐，但是审美滑向认知又吞噬这种快乐，同时话语修辞又以转义的方式用审美的力量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这又使快乐得以延续。审美与意识形态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这种认识，比起许多西方和国内学者只是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试图以审美来超越意识形态、打破现存意识形态统治的审美乌托邦理论更为符合修辞话语行为的历史实际，是本书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创新之处。

当然，本书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优点，相信聪明的善于思考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和总结，这里就不再一一胪列了。同时，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介入修辞研究的学者政治立场不同，思想倾向有别，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也互有差异，因此现代修辞理论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场域，仅仅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这一个问题框架中不见得能把所有修辞研究的头



绪、背景和种种纠缠不休的问题梳理清楚、分析透彻。此外，把意识形态只是界定为固化的虚假意识固然有助于建构审美与意识形态二元分离的分析性问题框架，有助于彰显审美在话语构成和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积极生成力量，但意识形态是否仅仅是固化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在话语构成和人的生命活动中是否只是一种保守的、消极性的力量？这恐怕也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期待善明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对此类问题能有所自觉和思考，以使自己的修辞美学研究理论预设更经得起推敲，问题论域更具有包容性，言说内容也更为丰厚、更具逻辑说服力。相信他具有这种学术潜力和能力。

是为序。

谭好哲

2012年11月16日于济南寓所

# 目 录

绪论 .....	(1)
<b>第一章 生成的游戏 .....</b>	<b>(8)</b>
<b>第一节 尼采与古典修辞学 .....</b>	<b>(9)</b>
一、古典修辞学概况 .....	(9)
二、尼采对修辞认识论的初步探讨 .....	(13)
<b>第二节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修辞学内涵 .....</b>	<b>(18)</b>
一、日神的外观与世界的修辞表象 .....	(19)
二、酒神的破坏与修辞的生成 .....	(22)
三、艺术形而上学及其修辞学转向 .....	(25)
四、生命冲动：在陶醉中赋形 .....	(28)
<b>第三节 游戏与修辞 .....</b>	<b>(31)</b>
一、生成的游戏 .....	(31)
二、解释的游戏 .....	(36)
三、永恒轮回的游戏 .....	(40)
<b>第四节 作为修辞学家的尼采 .....</b>	<b>(47)</b>
一、颠倒的世界的颠倒 .....	(48)
二、如何言说 .....	(52)
三、尼采的修辞面具 .....	(56)
<b>第五节 尼采的转义修辞观 .....</b>	<b>(59)</b>
一、以转义修辞的方式认识世界 .....	(60)
二、以转义修辞的方式构造观念 .....	(64)
三、审美与认知的张力 .....	(69)

<b>第二章 意识形态神话的破除</b> .....	(75)
<b>第一节 语言学、叙事学和符号学视阈中的修辞</b> .....	(76)
一、语言学视阈中的修辞 .....	(77)
二、叙事学视阈中的修辞 .....	(79)
三、符号学视阈中的修辞 .....	(85)
<b>第二节 社会文化符号的修辞分析</b> .....	(94)
一、社会神话的修辞分析 .....	(95)
二、文化、自然与意识形态 .....	(102)
<b>第三节 文之“醉”对抗意识形态</b> .....	(112)
一、“作者死去，写作开始” .....	(113)
二、文之“醉”在何处 .....	(118)
<b>第四节 从修辞到空无</b> .....	(124)
一、修辞的罪过抑或清白? .....	(125)
二、有与无 .....	(127)
<b>第三章 话语修辞的还原与超越</b> .....	(133)
<b>第一节 话语的断裂</b> .....	(134)
一、成为话语碎片的历史 .....	(135)
二、词与物的断裂 .....	(139)
<b>第二节 话语的秩序</b> .....	(148)
一、话语生产的因素 .....	(149)
二、话语与权力的媾和 .....	(153)
<b>第三节 超越主体的修辞幻象</b> .....	(158)
一、权力修辞学的阴谋：从身体控制到精神改造 .....	(159)
二、主体的修辞幻象 .....	(161)
三、超越幻象 回归自我 .....	(164)
<b>第四章 本原的解构</b> .....	(168)
<b>第一节 “解构”思想的现实遭遇及其历史性</b> .....	(169)
一、“解构”思想的现实遭遇 .....	(170)
二、“解构”之历史性 .....	(172)
<b>第二节 本原之延异：从哲学走向修辞学</b> .....	(177)

---

一、哲学与修辞学的冲突 .....	(178)
二、修辞学终结形而上学 .....	(185)
第三节 解构的修辞性阅读实践——以卢梭为例 .....	(189)
<b>第五章 原生性的修辞 .....</b>	<b>(203)</b>
第一节 耶鲁学派修辞理论的来源 .....	(203)
一、新批评的影响 .....	(204)
二、德里达与耶鲁学派 .....	(206)
三、尼采的影响 .....	(208)
第二节 耶鲁学派对修辞秩序的重建 .....	(211)
一、逻辑、语法和修辞 .....	(211)
二、隐喻和换喻 .....	(218)
三、寓言和象征 .....	(225)
第三节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文本修辞观 .....	(231)
一、文本中修辞的原生性 .....	(231)
二、文本解构的游戏 .....	(235)
三、文本中差异的运动：重复与误读 .....	(239)
第四节 审美意识形态批判的修辞意味 .....	(242)
<b>结语：20 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的重要启示 .....</b>	<b>(246)</b>
<b>参考文献 .....</b>	<b>(254)</b>
<b>后记 .....</b>	<b>(260)</b>

## 绪 论

修辞学有着古老的历史。从广义上说，自从人类语言产生的时候，修辞活动就开始了，这主要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对语言运用方法或效果的关注。修辞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时间在中国和西方基本是相同的：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以传授修辞学为业的“智者学派”，而此时的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修辞理论逐渐从言语实践中产生。从修辞理论诞生之日起，修辞学就同语言和实践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是以形象的语言来进行说服或实现特定的目的。所以修辞性的语言不同于普通表达的语言，它们虽然同样服务于人类实践，但修辞因其审美特性而增强了表达的效果。特别是当修辞学转入书面语以后，它所特有的“美的表达”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一种对修辞很狭隘的见解今天还广为存在着，那就是将修辞看做咬文嚼字、雕琢词句的技巧，这意味着修辞学难登大雅之堂。这不仅是修辞学在中国的不幸遭遇，从中世纪以后，西方修辞学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它作为语言上的美化和装饰，作为一种在偏离中产生审美愉悦的技巧，受到理性主义的不断讨伐。实际上，这种语词技巧上的修饰只是修辞活动很小的一部分，修辞的活力表现在它对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活力正是修辞学从它的古希腊罗马传统一直继承下来，并在今天西方得以发扬光大的东西。不过由于修辞本身所无法割舍的目的性，使修辞的审美研究难以独立，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与政治学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当代修辞理论更多从语言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哲学层面三个层面展开，审美研究往往穿插其中。

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修辞学突然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20世纪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大显身手。我们并不准备对该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状况进行讨论，而是要深入剖析自尼采以来的现代性修辞观念如何影响了当代思想形态。这种修辞观念超越了“修

辞手段”、“修辞技巧”的层面，而从认知的层面强调修辞在建构语言、知识、思维以及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将这种修辞观念定位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它的核心集中于话语修辞活动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张力、话语形式变革与认知内容颠覆的合谋。修辞的审美过程，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意识形态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思想观念取代“旧的”思想观念。审美过程与意识形态过程既不完全对立，也不完全重合，两者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和斗争，并且不断地从一极走向另一极。20世纪西方文论发扬了尼采的修辞学传统，特别强调修辞本身强大的形式冲动，关注修辞的审美过程在颠覆传统观念过程中的作用，从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到耶鲁学派，一个“转义”修辞的文化景观被勾画出来。

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系统研究20世纪西方修辞美学的成果非常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修辞学局限于语言层面的静态研究，主要关注修辞技巧，分析总结语言运用过程中能提高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20世纪英美修辞学兴起后又逐渐转向社会实践层面的动态研究，主要关注修辞策略，以演说或社会交往中的修辞活动为研究对象，注重考察特定语境中话语表达效果，这一情况在《当代西方修辞学：话语演讲与批评》和《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两书所收录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文学修辞学的研究在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为代表。哲学层面的修辞研究也逐渐被人们重视，但是主要是集中于语境和隐喻认知问题上，比如I. A. Richards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从修辞技巧、修辞策略转向本体性的修辞认知，就要从尼采那里获得灵感。德曼在《论尼采的转义修辞学》等文章中将考察尼采与文学、哲学关系的中心放在其修辞理论方面，论述了尼采解构性的转义修辞思想。国内学者对修辞学的研究更是注重语言层面，近年来也有人开始关注哲学层面的修辞观念，南帆在《文学的维度》、谭学纯在《广义修辞学》等著作中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屠友祥在《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系统论文中对罗兰·巴特和尼采的修辞观念进行了探讨，强调话语的修辞特性和意识形态特性的复杂关系。陈奇佳在《尼采语言观之评析》一文中认为尼采反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试图通过对语言修辞特性的强调，来论证人类客观知识的不可能性。还有一些文章聚焦于德曼的修辞观念，也涉及审美

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这些成果对我们的研究都很有启发。对 20 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的不足，一是没有完全超越修辞技巧和修辞策略层面，把修辞当成“用”而不是“体”；二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尼采以来的思想家为何如此突出修辞的作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怎样的张力，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系统地研究。

在本书中，我们将审美界定为人感性层面上的一种情感活动，审美在修辞中主要表现为在话语中进行的形式创造，审美冲动使得话语始终保持新鲜活力，并不断推陈出新，它保障了话语的生成。我们对意识形态的使用是广义上的，它在本书中不仅仅指那种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社会意识，更主要的是指某种固化的虚假观念，这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大体是一致的，他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各种虚假观念”<sup>①</sup>，意识形态既有欺骗他人的成分，也有自我欺骗的成分，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虚假性就获得了合理化的面目，“假”也就成了“真”。修辞，作为一种话语活动，我们将之看成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变奏，这是 20 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审美过程中修辞满怀信心地编织语言的花环，为某种意见进行充满形象的、饱含激情的“强论证”，而当这一论证得以完成，意见也被人们广为认同之后，修辞就从审美滑向了意识形态。任何关于真理的话语、道德的话语、宗教的话语，无不是以审美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不过，修辞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帮凶，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破坏者，从审美走向意识形态只是修辞活动的一半，从意识形态重返审美也是任何话语不可逃避的命运。因为话语在以审美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强论证”的时候，必然要化解已有的意识形态（已完成的“强论证”），而当这一任务完成之时，话语并不会停止生成的脚步，又要进行下一次的“强论证”。所以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是相互交织、不断更迭的，这样一种观念从尼采伊始，经巴特、福柯、德里达、德曼等人的发扬，促成了 20 世纪文论的现代性转型。

尼采是 20 世纪修辞革命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世界乃是生成的游戏，我们是以修辞式的解释和评价拥有世界的，所谓的真理就是这些失去了生命的审美话语，固守真理是生命力衰退的象征，而追求转义和生成则是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5 页。

力意志的体现。尼采不仅是从语言的形式或使用技巧上来强调修辞的意义，他还要进行认识论上的革新，要对盘踞在我们头顶上的“真理”进行全面审查。从修辞到真理，尼采揭露出了认识论上的巨大谎言，指出真理都是以审美的方式生成的，是修辞的结果。修辞以转义的方式不停地制造差异，以感性的直接性和主观的任意性，将语言变成修辞艺术活动的场所。在《超善恶》、《权力意志》等著作中尼采通过修辞学的“倒置”或“替代”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因果关系、主客体以及真理等概念体系。这种修辞学模式也因转义在话语中的运作而更加具有审美意味，因为转义无论是在修辞格的意义上，还是在话语中能指变换游戏的意义上，都是一种文学式的对现实的虚构性描绘，真理其实是文学性的谎言通过修辞学的强势论证而固定下来的转义。而修辞学若是想避免从审美陷入认知，必须不断生成，不断地以一种转义反对另一种转义，它只能在自我毁灭中点燃重新战斗的力量，只要人类在认识世界、占有世界，话语中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变奏就不会结束。这是尼采留给后人的巨大思想财富。

巴特的文论中所体现出来的修辞思想不仅受到尼采的影响，其浓厚的结构主义特征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显著表现之一。巴特将意识形态的自然性看成是修辞性的意指和润饰过程，作为转义的含蓄意指既破坏着陈规旧套的意识形态，又处在通往意识形态的途中，而只有“可写”之文才会在替代、转换的无尽的能指游戏中维持“醉”。修辞可以通过巧妙的话语编织而赋予意识形态自然化的效果，在无意识中使特定的声音侵入人们毫无防备的观念之中，如此，修辞便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试图消弭存在差异的不同意见，在通向认知化的道路上它大显身手。但是另一方面，在文本的某一断裂处，修辞却通过转义暴露了意识形态的秘密，它在话语中进行着穿插、翻转、替换等游戏，使一个看似平息的话语改造工程分崩离析，审美愉悦就在意识形态的倾覆过程中显露出来。于是，转义修辞作为文本第二层次的能指，不停地以能指替代能指，以“新物”更换“陈规旧套”，这种修辞活动将重心放在“悦”（或“醉”）的产生上，而不是要形成稳固的意识形态，所以通过“逆常之见”（*paradoxa*）去砸碎“意见”（*doxa*），使话语修辞为审美活动的不断展开开辟了道路。这样，巴特将文本视为一个不断生成之物，文本由传统的可读的文本变为可写的文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每一次新的阅读都可能带来对惯常理解的破除，新的意义在话语的运作中宣布了原义的虚构属性，自己却重蹈覆辙。



但是文本总是期待着新的阅读，当修辞所造成的差异使意识形态解体，文本的审美价值才得以实现。因此，巴特认为，“艺术家本身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毁坏艺术”<sup>①</sup>，修辞以非辩证的方式拆散逐渐滑向同一性的纵聚合体——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同谋。在审美与意识形态变奏的话语修辞活动中，巴特最终看到了“空无”的价值，这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在修辞之“大有”（即无限的修辞）中事物的自行显现。

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也涉及了大量修辞学问题。他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在话语中进行修辞建构的结果，真理是通过话语权力的操纵而发挥作用的，而所有的人道主义都是骗人的谎言。他和尼采一样，不是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寻找，而是考察真理是如何通过话语修辞而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的。尼采认为一切语言都是修辞，福柯则进一步认为一切语言都是强喻，词与物、本义与转义之间的审美连接是人们在话语中进行的虚构，能指与所指的铆合是修辞与权力的合谋，而不是依靠某种自然性的联系被放在一起的。这表明，话语的形成没有必然性，它需要修辞进行审美的伪装才显出合理性。福柯重点考察了历史上各种话语（包括疯癫的话语、犯罪的话语、性的话语等）如何得以形成，如何以修辞的方式建构起规训的主体，进而认为人道主义最终完成的是对人的缩小，这就是“人之死”。因而，建立在主体概念之上的所有修辞幻象必须被打破，人要重新返回真正的自我，首先就要促成“主体之死”。

修辞审美过程与意识形态过程的变奏在德里达这里明确表现为，用不断“延异”的“痕迹”来解构形而上学的那个作为“先验所指”（起源）的“本原”。我们不难在德里达的“解构”中发现其对启蒙精神的那种“反神话”态度的继承，崇尚暴力和革命的修辞学将摧毁一切以本原为标志的意识形态堡垒，这是一种话语暴力美学，它在欣赏自己破坏形而上学大厦的时候获得不可思议的审美快感，这是西方思想史上又一次从神到人的解放运动，也导致了追求神性的传统美学最终瓦解并走向以人性为中心的现代修辞美学。同时，我们也看到文本修辞性阅读过程中造成了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反复增殖，在语言的修辞游戏中，我们一方面永不停歇地从差异走向差异，在虚无主义的状态中感受偶然性和陌生化的审美冲击；

① [法] 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